

Citywalk,城市漫步。这个词发明得太好了。它让我在脚头散的时候有了堂而皇之且十分知性的说法:我正在Citywalk,我正在海派城市考古。

淀的。日伪时期的749弄是特务弄堂。汪伪76号头号人物李士群居住在63号,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居住在65号,青帮头目吴四宝住在67号……这片弄堂如特务迷城。尽管如今749弄已然老去,却仍保有了海上老建筑的风貌。黄昏在此迷宫走一圈倒有些

调,文化,阶层,老钱,时髦知识分子风的优雅,与政商密切相关却又隐入日常烟火的神秘。

再者武康大楼能出片,在社交媒体上,最不缺各路达人教你如何拍摄武康大楼。当下比纯粹感官体验更重要的是让这种沉浸式体验感迅速传播。毫无疑问有无数人愿意为此买单,买的是虚拟空间中的价

Citywalk, 中年人的糖

何菲

逸。我常常爱用边角料时间去溜达溜达,哪怕去窜弄堂,逛菜场,兜大学,到有说法的建筑里喝杯咖啡,看春花秋月夏虫冬雪,有了Citywalk一词,这些行为都升维了。

恍惚,仿佛又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

当然Citywalk需要一些知识储备。当年,愚园路因其特殊的状态和四通八达的弄堂体系,成为情报活动十分活跃的区域。且当时愚园路两边业态密布,人员往来复杂,秩序混乱,被当时美国侨民在上海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大美晚报》首创“沪西歹土”的说法。

武康路大概要被我盘出包浆了。因为距离我家仅1公里多,每年我与武康大楼会有150次左右的见面,万物有灵,武康大楼在我眼中是个高情商的物种。

我想武康大楼红得那么持久,主要源于建筑之外的氛围。武康大楼营造的差异性,是从历史文化中来,又保持了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武康大楼及其周边街区,还原了昔日上海滩的某种氛围和情调,满足了人们对当时海派生活方式的好奇与想象:格

值,真实空间甚至成了虚拟空间的附加值。武康大楼,是他们的背景板,是视觉消费的神器,为更多的普通人都想被看见、被围观。

在《繁花》热播以及剧终后的一个月,我也“人来疯”去过好几次黄河路,尽管剧中黄河路只是现实黄河路的某种梦境。

记忆或许有偏差,我记忆中的黄河路,有霓虹招展,却无珠光宝气。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闹猛热力,也有用尽力气最终一场徒劳的繁花散尽、悲情谢幕。然而黄河路的江湖气不散,即使在它最冒进的年代,它指向的上海也是“大上海”概念,是开放广阔的,是连接苏浙、粤港和海外的,有连接资本、产业和民间的早期探索。

香港人说得闲饮茶,如今上海人是得闲约Citywalk。上海的一江一河也是我常常漫步的地方。黄浦江自不必说,而苏州河则表征着魔都与她的地理和文化母体——代表江南文化之冠的苏州之

早在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基本确立。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则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名称和次序。

由于客观形象地反映了气候、民俗和万物生长的变化,二十四节气为古代农事活动制定了科学而精准的对照,表达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对应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2016年,二十四节气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白乐天诗意图册之六(纸本设色) 邵琦

天地有节,气象万千

费滨海

古往今来,二十四节气是众多文人墨客笔下最钟爱的创作素材之一,也因此而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传世之作,其中,中国邮政发行的二十四节气邮票绘制者刘金贵无疑是佼佼者。生于内蒙古包头刘金贵自幼熟习农耕生活,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仅造就了他广阔的视野与胸怀,还给了他融入自然与生灵的契机。那些洋溢着浓郁生活场景和独有的情趣,看似不

经意的一群小动物,如羊群、鸭群,或是几只鸡、几头牛、几头猪都是画中的点睛之笔。掰玉米棒的农妇身边少不了觅食的公鸡、母鸡;柳树爆出嫩芽的早春二月,鸭子们早已耐不住寂寞开始在洒满花瓣的河中捕捉小鱼,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梨花纷飞的三月,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林中悠闲地荡着秋千,高高的树枝上静卧着正在窥探的狸猫;盛夏的夜晚,皓月当空,瓜农和两个小童正在酣战五子棋;紫色和银色如森林般疯狂生长的玉米林里行进着两只大尾巴的狐狸;飞飞扬扬的银杏树叶飘向正在读书的孩童,一派浓浓的秋的气息……此情此景的背后,是刘金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挚爱及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着中华民族当今科技队伍最高的水平和声誉。两院院士中不仅有科学造诣精深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一批在书画艺术上出类拔萃的,像竺可桢、苏步青、张钰哲、贝时璋、卢嘉锡、薛社普、张香桐等院士的书法都自成一派,几乎可与许多书家相媲美。倡导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李政道先生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次我们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邀请刘金贵创作了24幅绘画作品,同时请张履谦、程天民等25位两院院士书录历代诗(词)人以二十四节气为题创作的诗篇,尝试让科学与艺术再度结缘,真可谓天地有节,气象万千。

白乐天诗意图册之六(纸本设色) 邵琦

李叔同,出家后是弘一法师,离世遗言“悲欣交集”常常被人提及。又到清明节,突然醒悟,用“悲欣交集”来解读清明节,最为精妙!

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接着就是注意事项了:“于堇南门外奠祭,撒饌,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最后,确

说,我们中国人越来越有智慧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悲欣交集,可以接受尖锐对立的两种情感。如果要探究一下,这其中,也隐藏着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到如

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另一首更有名,更有趣。这便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文艺理论上讲“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如此“假借”,合情了,亦合理。

值。上海之外,苏州是我Citywalk最多的城市。平江路,山塘街,凤凰街,十全街,白塔东路,葑门横街……这座中国GDP第六城的大小巷弄、园林面馆里,塞满了来Citywalk的上海人,其中一部分人,是坐地铁来的。

前几天在大沽路一带Citywalk时,我和闺蜜感叹,在我们年轻时代,大家都穿得很考究,没有Citywalk,却有文化苦旅。而现在街上的年轻人,衣着越来越中性化,细高跟鞋是难得一见了。这也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把对于自我舒适的追求远比来自他者的注视,看得更重要。

减字木兰花·清明
松庐
乍过寒食。满眼新烟连水白。踏遍千峰。野絮云收忽见虹。
游丝飞絮。万种幽情谁与诉。一径桐华。牧笛声中问酒家。

悲欣交集是清明

三耳秀才

定节日的地位:“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

我们特别关注一下“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显然,玄宗他也禁,但他的口气软了下来,“不得作乐”而已。

两位皇帝的旨意,说明了什么呀?在我看来,这说明,时间自有法力。在时光磨砺中,中国人的心胸越来越宽广了。也可以

今,国人在清明节处理这两种情感,已游刃有余了。如今,大家传得最多的是,清明节,我们不要对亲戚朋友说“节日快乐”。

了解了中国人的“悲欣交集”,我们再来看有关清明的诗,就更通透了。

一首是南宋诗人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

一首为表达“思时之敬”,我也来一首诗吧,打油,《清明·扫墓》诗云:

有雨无雨皆清明,千家万户起幽情。世上百姓三日祭,泉下魂魄寂无声。爆竹声声震阴阳,纸钱纷飞通古今。青山一道同云雨,满眼风絮逐流莺。

为什么是“悲欣交集”?

本来,这时节,大自然就是清就是明,如何看待这清这明?人的因素来了。这,就得回溯一下历史了。约唐朝中期(公元742至820年间),清明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节日,是谓清明节。

春日景明,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踏青的人们的心情自然也很欣欣然。清明时节,人们看到清看到明,自然而然就高兴,心情开朗。而偏偏在清明前一两日,还有寒食节的任务,得禁火,得上坟祭祀。

唐高宗李治(649至683年在位),唐朝第三位皇帝。这位爷,就是和武则天“搭档”的那位。公元662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楸,曾无戚容。既玷风猷(风教德化),并宜禁断”。(《唐会要》卷二二)。去上坟,又是欢,又是乐,有违礼法,看着就不对,禁了吧,欤此。——显然,禁的不是上坟,而是不要大家在这天乐。

到了唐玄宗(712至756年在位),唐朝第七位皇帝,就是和杨贵妃“搭档”的那位爷。公元732年,即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他下了一道诏书。先是说寒食节的来历:“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

我大学就读的是北大文科实验班,主修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主干课程,为了夯实基础,三系老师均布置了大量的阅读书目。总之,读书读得那叫一个酸爽。大二第一学期,温儒敏先生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现代文学六位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代表作是必读的,加之还有其他小众“门派”,一汇总就是巨长无比的一张书单。

当时的我,二十岁的年纪,鲁迅的作品在高中时都认真读过了,《女神》《茶馆》《雷雨》也都在高中时翻阅过,就剩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没读过。如今回忆,只觉得《家》《春》《秋》的文字倾泻而出,感情过于充沛,而茅盾的《子夜》则是人物线索密集,小说里金融投机市场的起伏、办丝厂的各种生意经,还有夹杂其中的各种构陷与人情世故,在当时的年纪,确实没看懂。最后囫圇吞枣,用

文学史上的既定概念,将《子夜》简化成了一个“名词解释”,仅此而已。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待到2021年我四十岁时,突然又想起了茅盾的《子夜》,便重新拿起来精读,感觉自己的那些“成见”和“不懂”彻底散开了。这其中的原因,大概自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文化行当里做经营工作,对工商业的理解有了切身的体会。同时,自己前一年也写了一部所谓的商战小说,因而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将心比心,再看《子夜》,简直觉得它就是“商战小说”的祖师爷。

小说写于1931年至1932年间,主人公吴荪甫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这种描写“老板”(当时称为“资本家”)的小说,在我看来,作者要不是身临其境,是断然写不出来的。茅盾

先生坦承“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尽管隔了九十年,今天重读各种细节依旧是活灵活现,随口一句“公债又跌了,停板了”,再比如,围绕益中信托公司的多头与空头“交战”,都是经典场面。

《子夜》开篇写吴老太爷的死,最为读者津津乐道。“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了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

二十年后再次读《子夜》

陈佳勇

前几日友人在小群里召唤“来咖啡啦”,临近16时,四位友人同事齐刷刷坐进了总部大院的咖啡店——我们的“夜东京”。一小时左右的咖啡时间,与Citywalk一样是日常生活的糖果,是以低成本获得较高情绪价值的利器。有人计算过,如果人平均一生的寿命是78岁,留给自己真正的时间却只有仅仅9年。

一人一杯热美式,无主题说说笑笑,须臾各奔东西。问到去向,皆曰:Citywalk去!



(书法) 刘国斌



十日谈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我不必见魏微,我只需在一遍一遍的重读中与她相逢。